

#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 第三章



### 花园修道院 ~ 奥弗涅省 ~ 法国中部

加迪恩斯修道院是一座被围墙环绕的修道院,坐落在一座巨大的石山上,俯瞰着大地。法国中部未开垦的土地上。修道院下方,错综复杂的地下墓穴迷宫蜿蜒盘旋于山体深处。加尔迪安修道院的托钵修士伊万·戈古,是其中资历最深的修士,十多年前来到修道院时便接管了这些墓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这巨大的墓穴仿佛成了他心中沉重的一块石头,如同苦行的石块。他身着粗糙的长袍,在蜿蜒曲折的通道中匆匆而行,笔直地向下走去。大多数修士很少涉足如此深邃的地下。石壁上零星点缀的几支干涸的火把表明,这里此前从未有人使用过。

沥青通道没有分支血管,空心动脉像通往地狱的黑砖路一样直插地下。

伊万凉鞋的脚步声戛然而止,没有回声在粗糙的石墙上回荡。他继续往下走,空气变得又冷又闷,铁锈和湿石头的刺鼻气味沉甸甸地弥漫在空气中。

通道不断向下延伸。随着道路越来越陡峭狭窄,两侧的石壁也越来越密集地汇聚在一起。他的火把照亮了更多湿漉漉的通道地面,上面布满了水汽。伊万一手拿着火把,另一只手手指沿着对面的墙壁摸索,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迈着越来越短的步伐,以免在光滑的花岗岩路面上滑倒。

这条深邃隧道的唯一目的就是引取地下淡水泉,为修道院地下墓穴提供纯净充足的水源,以备不时之需。

在最严苛的酿酒季节,隧道深入阳光普照的山坡之下,通向一个开阔而巨大的洞穴,洞穴内遍布不规则的石头和光滑的表面,这些表面经受了数百年的自然侵蚀。最终,火把的光芒也消失在了洞穴深处。加尔迪安的僧侣们将这片黑暗偏僻的地方称为“井洞”。一条用石头砌成的深沟将洞穴一分为二,引来一股湍急而静谧的地下泉水。

从井洞的黑暗深处,传来一声呜咽,沿着隧道回荡。那是孩子的声音,然而,这凄厉的哭声却诉说着一生苦难的悲怆。

又一声呜咽脱口而出,却又哽咽着,仿佛悲伤与骄傲在饱受折磨、令人心碎的胸膛中永无休止地争斗。哽咽之后是急促的喘息,然后是沉默。接着又是一阵悲痛的爆发。如此循环往复,在黑暗中回荡。

这是战败国王的哀叹和受委屈寡妇的哭泣,两者交织在一起。

“拉撒路?”

哭声停止了。

“拉撒路?你在吗?”

“我在这里,修士。我正在打水桶。”

漆黑的夜幕被僧侣手中噼啪作响的火把照亮,他走进了山谷。他身材高大,背脊宽阔,胸膛深厚,脸上带着一丝悲伤。

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与他嘴角那和蔼的笑容形成鲜明对比。一头精心梳理的银发,如同坠落天使的光环般环绕着他的头顶,与他干净整齐的灰白胡须相得益彰。一个严重驼背的男孩从泉水边站起身来,脚边放着一桶满满的水。他穿着一件与修士相似的粗布长袍,只是兜帽拉得很低,遮住了他的头。一个面具。一个同样材质的面罩。遮住了孩子的脸。面具上有两个圆孔,可能是眼睛的位置,嘴巴则用一小块布片遮住。这脏兮兮的面罩,看起来像是麻风病人的面具,外面披着一层僧侣的兜帽。这男孩是个学徒,但他的住处却不在地面上,和其他修道院的住处一样。

侍从们。拉撒路没有住在修道院的院子里,而是住在修道院地下的墓穴中,住在伊万修士为他安排的一间简陋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简陋的床和厚厚的毯子。虽然他已经十三岁了,但他瘦小的身材和纤细的四肢使他看起来要小得多。除了他自己和伊万修士、奥迪诺修士之外,修道院里所有人都不知道,拉撒路是戈古 伊万·戈古的私生子。

“孩子,你有什么烦心事吗?”

“没什么,先生。水我已经有了。”

“拉撒路,你在哭吗?”男孩用手指按了按脸,眼罩下的布被水汽浸湿,颜色变深。

“兜帽滑落,我看不见了。我转头,它滑落。我张开嘴,它滑落。我睡觉,它滑落。它夹住我的耳朵,鞋带勾住我的头发。”

“那我们就得给你做一个新的头罩了。我会加倍努力,让它更舒适。你想要一个新的头罩吗?”

“这件兜帽有股味道,洗不干净了。我知道怎么把下一件做得更好,修士。我可以教你。”

“那就去做吧。你可以帮我做下一个。”伊万弯下腰,用空着的那只手拥抱了拉扎勒斯。

“儿子,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那是什么?”

“我在缮写室里发现了一份动物手稿。”

“和鸟一起?”

“是的,作品中充满了关于鸟类的描述 甚至还有色彩鲜艳的鸟类绘画。”

“我今晚可以去看吗,修士?”

“好的,我会把它带给你。是新书 从巴黎买的!不过,我必须在天一亮的时候就把它还回去,免得其他人发现书不见了。今晚你可以看这本书,不过我们得先打扫一下。”

拉撒路简短地一言不发,虽然他的面容被遮盖,但一股沉思的气息笼罩着他 他那被粗麻布包裹的脸庞转向了僧侣。火把的光芒照亮了一双令人心醉的蓝色眼睛,从脏兮兮的粗麻布眼洞里探了出来。

“修士,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祈祷吧。”

“我长大后会很丑吗?”

伊万吸引男孩的全部注意力,将手放在男孩的肩膀上。“听我说,孩子。”

你并不丑陋。你很美。你戴兜帽不是为了掩盖丑陋。你

戴着兜帽是为了掩盖你的美丽,以免被丑陋所玷污。丑陋将美丽视为邪恶,并因此而畏惧。

“他惧怕纯洁的心灵。”僧人猛地站起身,告诫孩子不要动弹,然后手持火把,走出了空洞。黑暗笼罩了那个矮小佝偻的身影。片刻之后,谨慎的脚步声打破了寂静。在黑暗中,伊万找到了男孩,蹲在他面前。

“把桶放下,孩子。”

伊万摸了摸身下的地板,找到一颗小石子,便把它握在拳头里。他又用另一只手做了同样的动作,然后把两只紧握的手递给了男孩。

伊万举起左手。“拉撒路,我手里拿着什么?”

“一块石头。”

伊万举起右手。“那这只手呢?”

拉撒路回答说:“没什么。”

“拉撒路,你能确定吗?”

“我听到你捡起了一块石头。然后我又听到你没有捡。”

“接住石头,”伊万突然说道,同时把石头抛向空中。在黑暗中,他侧耳倾听着鹅卵石撞击地面的声音。然而,并没有听到。

“孩子,请问你手里拿着什么?”

“石头。”

“拉撒路,它为什么会在你手里呢?”

“你命令我把它抓住。”

“你捕获的不仅仅是一块石头。”

“怎么会更多呢?”

“它是真理的见证者。现在,把石头扔给我。”伊万感到一只小手握住了他的手,便抽回了手。

“不,孩子。把石头扔给我,就像我扔给你一样。”拉撒路顺从地扔出了石头。石子落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请原谅,修士。我得再抛一次。”

“不,孩子,别动。听我说。我为什么没接到石头?”

“没有光,你就什么也看不见。”

“的确如此。那么,这块石头究竟告诉我们什么真相呢?”

“它不会说话,修士。”孩子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戏谑。

“可是,它已经开口说话了!当你抓住了那块石头,而我却没能抓住它时,石头向全世界宣告,你的确很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孩子?”

“我愿意,”男孩缓缓说道。

“你?”

“是的,修士。可是,还要多久呢?”

伊万站起身,把孩子搂在怀里。“很快了,我们很快就要走了。”

“多久?”

“年底前我们就会搬到勃艮第去住,你以后再也不用戴帽子了。不过,到时候我们会给你缝制一顶最好的帽子。这将是最后一顶。”

“米格尔和塔特乌斯也能换新的兜帽吗?他们的兜帽也容易滑落。他们跟我说过。”

米格尔和塔特乌斯都是严重畸形的侍从男孩,但与拉撒路不同的是,他们被遗弃在修道院的台阶上,被加迪恩斯修道院的修士们收留并抚养长大。然而,和拉撒路一样,他们也戴着类似麻风病人的全罩式兜帽,只留出眼睛的洞,以掩盖难看的畸形。就这样,这三个男孩有着共同的外貌特征。他们聚在一起,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就像三个用粗麻布做成的小幽灵。伊万修士经常会把米格尔和塔特乌斯叫到地下墓穴,和拉撒路一起干活。由于拉撒路一直被困在地下墓穴里,这样做给伊万带来的快乐丝毫不亚于拉撒路,甚至可能更多。对于这三个男孩来说,身材魁梧的伊万修士是他们面具的制作者。是他们的救星,也是他们的容颜的守护者。对于伊万来说,当这些如同幽灵般的孩子们聚在一起,拉撒路突然大笑起来。在地下墓穴里,这种笑声是如此罕见。这种意想不到且令人难忘的欢乐总是能抚慰他忧郁的灵魂。

“我们还要给他们缝制新的帽子。儿子,你可以亲自把新帽子送给他们。你愿意吗?”

“我会的。”

“很好,那你就去吧。”

他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吗?

伊万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口说道:“他们必须留在这里,拉撒路。修道院是他们的家。修道院对他们有好处。”

“奥迪诺修士可以来吗?”

伊万仰头大笑。“拉撒路,真的吗!如果我们不带奥迪诺修士就走,他可能会追上来,用山羊打我们。”孩子也笑了。

“你想让他用山羊打我们吗?不,孩子;奥迪诺修士当然要和我们一起去。”

“去勃艮第?”

“拉撒路,你离这里很远很远。现在,把桶递给我。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修士,我来提水桶。”

“不,拉撒路,把桶给我。下一个你来拿。”

伊万取回了火炬,递给男孩说:“你带路。”

“这桶很重,修士。我得把它提起来。”

“接过火炬,带头前进。我拿着水桶。孩子,带路吧。”

男孩不情愿地接过火把照亮道路,觉得伊万走着走着让他很尴尬。

在他身后。

拉扎勒斯在主走廊里擦洗着那些被多年火炬油烟和煤灰熏黑的精美墙壁雕刻,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原本满满一桶清水已经变成了半桶像墨汁一样粘稠的黑汤。看来还得再去一趟水井。拉扎勒斯提起水桶,沿着走廊走去,却突然停住了脚步,因为他看到一只黑老鼠正沿着他身旁的墙根飞快地跑下来。克洛狄乌斯修士从后面撞到了男孩,水桶晃动了一下,溅了不少脏水到男孩的袍子前襟上。

“让开!”他咆哮道。他继续从拉撒路身边走过,手里拿着一根长木棍追赶老鼠。

“请原谅,修士,”拉扎勒斯低声说道,继续沿着走廊走去,低头看着长袍上的凌乱。他追上了克洛狄乌斯,克洛狄乌斯正把老鼠逼到墙角和一根墙柱之间。“抓到你了,”克洛狄乌斯对那只吓得动弹不得的老鼠说道。拉扎勒斯停在修士身后,想瞥一眼老鼠。老鼠没有注意到拉扎勒斯就站在他身后。克洛狄乌斯慢慢举起棍子,打算把老鼠撞到角落里打死。

拉撒路突然松手,水桶倾倒,水花四溅,把那只该死的耗子从缝隙里冲了出来。脏水溅到克洛狄乌斯修士的脚上,又顺着他的长袍流了上来。他吓了一跳,大叫一声,转身看去,只见浑身湿透的耗子绕过一个角落,逃之夭夭。

“你!你是故意的!”他斥责拉撒路。

“请原谅我,修士,”拉扎勒斯答道。他把水桶竖起来,跪在地上,急忙擦干修士凉鞋上的水。克洛狄乌斯举起棍子指向他。拉扎勒斯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克洛狄乌斯!”伊万修士怒气冲冲地从走廊里走了过来。克洛狄乌斯慌忙放下拐杖,对他说:“他把一桶脏水泼在我身上!”

“什么?”伊万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他仔细观察着拉扎勒斯和克洛狄乌斯身上的凌乱景象。长袍。

“我把一只老鼠逼到角落,它竟然为了保护自己朝我泼污水!我要求立即道歉并予以惩罚!”

“拉撒路,”伊万问他,“这是真的吗?”

“修士,我把桶摔了。”

“故意?”

“我做了,修士。”拉扎勒斯低下了头。

“瞧!我收集的正是这么多!”克洛狄乌斯喊道。

“拉撒路?为什么?”伊万问他。

“修士,不可杀人。”拉扎勒斯轻声说道。克洛狄乌斯哼了一声,厌恶地翻了个白眼。

伊万接着说:“但是这条诫命适用于人,不适用于老鼠,对吧?”

拉撒路挪了挪脚,停顿片刻后回答说:“我知道,修士,但是”

伊万打断了他的话:“那么我猜你应该向这位善良的修士道歉。”

“请原谅我,克洛狄乌斯修士。我希望您能纠正我。”拉扎勒斯谦卑地说道。

伊凡走到他们中间,对拉扎勒斯说话时,克洛狄乌斯再次举起了棍子。

“你的忏悔方式是:打一桶清水,把刻有铭文的墙壁擦洗干净。”

好了,请继续前进。

“的确如此,修士。”拉撒路匆匆鞠了一躬,提着水桶跑开了。

克洛狄乌斯目瞪口呆。“你居然让他去擦墙了!”

伊万比克洛狄乌斯高出一个头,他走到克洛狄乌斯面前,低声咆哮道:“什么事?”

你竟敢在我的地下墓穴里闲逛,除了追老鼠?听好了 你管修道院的院子,我管院子下面的墓穴。你管好你的侍从,我管好我的!现在,克洛狄乌斯,立刻离开!

被训斥的修士气冲冲地退了回去,沿着走廊怒吼着,匆匆离去的回声夹杂着低语。“伊万,我一定要让那孩子受到惩罚!我现在就去见院长!”

“请务必这样做!并告诉他,你在我的地下墓穴里追老鼠,而不是照料……”

“你自己的!”伊万吼了回去。克洛狄乌斯没有回答,消失在了黑暗中。

伊万转过身去,这才露出一丝笑容 缓慢而隐秘,如同赢得了一场他从未下的赌注。他挺直双肩,双手背在身后,像一个即将下地狱却又骄傲的囚犯 随着黑暗将他吞噬,他继续深入地下墓穴。

克洛狄乌斯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就连院长也对他没什么好感。幸运的是,沃尼格院长视伊凡如己出。在院长眼里,伊凡做什么都是对的。修道院里的所有修士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

与伊凡交好就等于与修道院长交好 因此,就能轻易进入地下墓穴的酒窖。反之,激怒伊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虐待拉扎勒斯、米格尔或塔特乌斯 这些因残疾而遭诅咒的脆弱侍从。

~\*~

拉撒路早已做完了所有杂务。伊万把他从一本绘满色彩鲜艳鸟类的插图手稿中拉了出来,送他上床睡觉,熄灭了墓穴里仅存的几盏火把,然后回到修士宿舍的房间里休息。加迪恩修道院的修士们大多都已入睡,只有少数身着黑色长袍的修士在月光下的院子里进行着指定的深夜劳作。

德隆·奥迪诺修士从僧侣宿舍的一扇小侧门离开,蹑手蹑脚地穿过雾气弥漫的庭院,去享受他每晚的私酒。他一进入地下墓穴的楼梯间,便点燃了火把。几杯酒下肚后,昏昏欲睡的拉扎勒斯也来到了酒窖。对他们两人来说,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习惯。他们享受着其中的悬念,享受着禁忌的刺激。拉扎勒斯知道伊万离开后他不能离开房间,而奥迪诺嗜酒如命,这在修道院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他也被警告过天黑后不要靠近地下墓穴。

奥迪诺此刻正坐在工作台上,身子倚靠在地窖的墙上,双腿伸直。他周围的房间里堆满了陈年葡萄酒桶和酒渣桶。空气中弥漫着发酵水果黏稠刺鼻的气味。

“啊,拉撒路,我的孩子。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进来!说话!”奥迪诺咧嘴一笑,挥舞着一个半空的酒杯。

除了伊万之外,奥迪诺是修道院里唯一真正了解这个男孩的僧侣。

在许多方面,这位体态丰腴、面色红润的修士就像拉撒路的叔叔——既是叔叔又是朋友。

“你没料到我会来吗?”奥迪诺问他,话语含糊不清地从他被酒润润唇的嘴唇间流淌出来。

“什么?”拉撒路睡眼惺忪地问道。

“和你还有伊万一起——离开修道院。”

“我不知道。”

“如果你们不等我走了就走,我就追上去用山羊揍你们。”他们俩一起轻笑起来。“说来也怪,我竟然会想念这座修道院。”

“那酒呢?”拉扎勒斯问道。奥迪诺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

拉撒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边走边摸,漫无目的地来回踱步,就像小孩子玩耍一样。

最后,奥迪诺再次开口道:“我注意到你这几天一直怒火中烧——你的血液沸腾了。你想离开这些地下墓穴,是吗?”

“我渴望看到书本之外的世界。还有活生生的鸟儿在飞翔。而不是像……”

你给我带来的死人。

奥迪诺爽朗地大笑起来。“你还留着那玩意儿？”

“我展开它的翅膀 它散落一地。我把它裹好,放在其中一个地穴里。修士伊万,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勃艮第?”

“很快就会了,孩子。很快就会了。”

短暂的沉默后,拉撒路问道:“修士,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的确。”

“离开修道院,你难道一点也不难过吗?”拉扎勒斯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似乎想从他的话中寻找更深层的答案。

“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让我感到厌倦。我跟不上节奏了。”

“那么,没有了威斯敏斯特教堂,我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不必再过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了。这难道不让你高兴吗?”

“我想 我不知道。”拉撒路低下了兜帽遮住头。

“当然,你不会。你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这些地下墓穴的墙壁和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然而,你很快就会明白。你不属于这里 你父亲很清楚这一点。他看到了我早已看到的 一只在笼中扑腾的鸟。”

“什么鸟?”拉撒路环顾地窖。“在哪儿?”

“你是鸟,修道院是笼子,”奥迪诺解释道。

拉撒路倚在桌上,挨着奥迪诺。“修士,这酒尝起来和闻起来一样吗?”

“那就更好了。”僧人笑着,潇洒地向男孩敬酒,然后从粗糙的木杯中痛饮了一口。

“闻起来很臭,尝起来肯定也不好。”

“几杯下肚,谁还会在意味道呢?”奥迪诺用袖子擦了擦咧嘴的笑容,把空杯子递给男孩。

“帮帮我这个又胖又累的傻瓜吧,孩子。”拉扎勒斯接过杯子。

“修士,你为什么比其他修士喝更多的酒呢?”拉扎勒斯走近一个酒桶问道。

“提摩太前书 23 章 5 节?”奥迪诺急忙问道。

男孩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要再喝水了,要少喝点酒,因为你的胃不好,而且你经常生病。”

“再说一遍 这次用拉丁语!”

拉撒路顺从地回答道:“Noli adhuc aquam bibere sed vino modico utere propter pestum tuum,et feveres tuas infirmitates。”

奥迪诺大笑起来,突然停住,打了个响指。“不是那个桶!是这个!”

“小子，”奥迪诺指着另一个酒桶说道。拉扎勒斯走到更近的酒桶旁，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斟满。“看来都一样啊，对吧？修士，为什么是这个桶？”

拉撒路回来后把酒杯交给奥迪诺，僧侣问他：“路加福音 39/5？”

男孩再次毫不犹豫地说：“没有人喝过陈年酒后会立刻想喝新酒，因为他会说，‘陈年酒更好’。”

奥迪诺爽朗地大笑起来，把酒洒得酒窖地板上到处都是。拉扎勒斯像只迷路的狗一样歪着头，像尊雕像一样僵住了，而奥迪诺则缓过神来。

拉撒路问道：“这是什么？我说的没错。”

“的确如此 就像你一贯那样，拉撒路。然而，现在我发现其中的秘密，”僧侣结结巴巴地说，仍然因压抑的喜悦而颤抖。“依我看，你有一个小小的……”  
你的面具下藏着一间摆满微型书籍的书房。你用鼻子翻动它们的书页。

“我没有袖珍书，修士，”拉扎勒斯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奥迪诺被他认真的回答逗笑了。“可是，小子，你是怎么做到的 能像你那样把每个字都背下来？”

“我会读书。”

“然而，文字在别人心中留下的印记，却不像在你心中那样深刻。你怎么可能只读一遍就能永远记住呢？这座修道院里没有人能做到 在我漫长的岁月里，除了你，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告诉我，这其中的奥秘吧。”

“我只记得这件事，修士。”

“你当然知道，小子。”奥迪诺叹了口气。“只有上帝才知道这种想法的深度。”

“愿你蒙受非凡的祝福。”他再次向拉撒路敬酒，然后一口喝干杯中剩余的酒。接着，他把酒杯递给拉撒路，示意他再斟满，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了。  
转身面向地窖入口。

拉撒路转过身对奥迪诺说：“修士，有人来了！我估计大概有三个。”

奥迪诺像椅子着火了一样，慌忙从工作台上跳了下来。他蹒跚地走到后墙边，一边把嘴上残留的酒渍擦得干干净净，一边把酒杯藏在一个大桶后面。拉扎勒斯走到另一边墙边，从支架上取下火把，浸入油罐里，熄灭了地窖里所有的灯火 房间顿时漆黑一片。

黑暗中，奥迪诺挥舞着手臂，朝着他最后看到拉撒路的方向搜寻着。“过来，孩子。带我走。”奥迪诺低声说道。

“请带你去哪里，修士？”

“嘘 注意你的言辞。带我离开这里。我看不见了。”奥迪诺低声说道。

焦急地在空气中摸索着拉撒路。

“你想去哪里?”拉扎勒斯问道,轻轻地握住奥迪诺的手。

“天使之焰!无论去哪里,小子!带我离开这里!”

“那就葬身墓穴吧?”

“没错,就是地窖!马上!”奥迪诺嘶嘶地说。

拉扎勒斯领着奥迪诺走出酒窖,沿着昏暗的通道走去。“修士,给你,”他低声说道,引导奥迪诺的手握住一个粗壮的铁把手。修士拉开沉重的铁门,在黑暗中指了指他最后听到男孩声音的地方。

“进去!快点!”

“我在这里,修士。”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就在墓穴里面。

“拉撒路,”奥迪诺低声说道,同时关上了门,“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却收获的却这么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修士。”

“当然不是。你明明可以凭记忆阅读,却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知道您想去哪里,修士。”

“啊!那么,你确实让我感到振奋。”

你没告诉我你在哪里

地下墓穴的门开了,奥迪诺打断了他的话:“嘘,小子 他们来了。”

三个僧侣沿着隧道走了一小段路,去取火把和一桶油。他们匆匆离开。听到墓穴大门关上的声音后,拉撒路和奥迪诺都溜出了墓室。拉撒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而奥迪诺仍然醉醺醺的,沿着墙壁走出了墓穴,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在别处,僧侣宿舍二楼一间古雅房间里,伊万正睡得香甜。

透过一扇狭窄的窗户,一轮圆月映照出房间里寥寥无几的物品:一张床,床头墙上挂着一个木制十字架;一张书桌上摆满了书籍;还有一个装着伊万全部家当的小箱子。房间里一片寂静。

一阵扑扇翅膀的声音打破了黑暗的寂静,一只发光的乌鸦出现在窗台上,它冰冷的眼睛紧紧盯着伊万。房间里的气温骤降,伊万呼出的气息都凝结成雾气。突然,乌鸦跃入房间,随即化作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赤着脚走过房间。

露西法尔甩了甩长发,停在伊万的床脚。她目光如炬,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凝视着他。“命运再次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她低语道。她用黑色的指甲轻轻划过他的脸庞,“继续睡吧,我的爱人。”伊万皱了皱眉,此刻他已沉浸在感官的梦境之中。“而这一次,我们的种子将改变历史 腐蚀你……”

“一样，”她轻轻掀开他的被子，解开他的衣服，抚摸着他。

“我才不会躺在你下面呢。”他呻吟道。她见状，翻身上马，骑上了那匹倒霉的马；伊万的呼吸急促起来，如同奔腾的野兽喷着鼻息，他的双眼在罪恶的眼睑下疯狂地转动。就在这短暂的、魔鬼播下的欲望之中，正如此后无数僧侣所遭受的苦难一样，又一位加尔迪恩修士堕落了。

~\*~

黎明如期而至 对修道院的几位资深修士来说，天亮得太早了；而对于刚从酒窖朝圣归来的奥迪诺修士来说，天亮得更早。在大多数宿舍的修士醒来之前，资深修士们早已投入到日常工作中

照料马匹、准备早餐以及其他各种事务，这些都需要他们早早开始一天的工作。伊万修士黎明前的号召，让修道院的地下墓穴重新焕发生机。他的常驻墓穴侍从拉扎勒斯也加入了进来。拉扎勒斯负责制作、更换、点燃和熄灭墓穴里众多的火炬，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在他们两人的照料下，隧道始终保持着整洁，足以应对每天络绎不绝的修士和侍从。

伊万心绪烦乱，却对之前渡鸦精灵的来访毫不知情，依然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常的生活。他从床底下取出一个盖着布的木碗 那是他昨晚一口未动的饭菜。他手持燃烧的火把和盛着食物的碗，离开了宿舍，穿过昏暗的修道院庭院，走进一座长长的建筑，那里是地下墓穴的入口。他大步走下走廊，转过一个弯，推开一扇木门，沿着石阶而下，高举着火把。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墓穴，粗糙的长袍在火光下摇曳生姿，如同微风拂过敞开的窗户，一面粗布窗帘随风飘动。

随着僧侣继续深入古老蜿蜒的隧道，一面墙上出现了拱形壁龛，两侧是雕刻精美的石柱。壁龛的墙壁上雕刻着精雕细琢的怪诞人物。这些奇异的雕塑呈黑色，静静伫立着。

几个世纪以来，火炬的烟雾描绘出人与兽可怕的结合体。

有长着鸟头或狗头的骑士；有长着人脸的恶魔和猛兽；还有面目狰狞、四肢覆盖着毛皮的类人生物。在所有这些……

数百尊雕像中，有一个共同点 每尊都长着一对骨质翅膀，如同蝙蝠的翅膀。这些骇人的墙壁雕塑，是一系列畸形怪状的集合体，只有那些堕落的疯子和精神错乱的人才能欣赏。

再往下走，雕刻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光滑的墙壁，墙上镶嵌着……

一排排木门:这些是通往墓室的入口,墓室里安放着教皇特权阶层的木乃伊遗骸。前任修道院院长、下议院修士,甚至还有几位主教和其他贵族。修士在一个岔路口向右走,在另一个岔路口向左走。现在,地下墓穴变成了一个迷宫般的隧道,蜿蜒曲折地通向四面八方。伊万沿着熟悉的路线穿过由石块和凿刻的地下岩石构成的迷宫,但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却显得遥远,仿佛淹没在一片黑暗而不安的海洋中。

过了一会儿,他停在一处狭窄的入口旁。他把火把固定在墙上的一个壁龛里,俯身探入黑暗中说道:“拉撒路,我带了些吃的来。你先吃点,我们再点火。”说着,他从长袍口袋里掏出一根细长的蜡芯,点燃了火把。他溜进房间,把蜡芯接在放在一个倒扣橡木桶上的油灯上。昏暗的光线照亮了狭小的房间,映出一张靠墙摆放的小木板床。床上躺着昏昏欲睡的拉撒路,兜帽没戴,双手揉着眼睛。男孩打了个哈欠,露出一口粗壮钝钝的犬齿。

他的五官和同龄男孩没什么两样,除了牙齿和耳朵。他的耳朵与其说像男孩的耳朵,不如说更像无毛狗和精灵的耳朵的结合体。他顶着一头浓密蓬乱的黑色直发,眉毛浓密乌黑。

一双湛蓝的眼睛炯炯有神。奇怪的是,他紧闭双唇,捂着耳朵,或许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其他男孩。拉扎勒斯的外表与其说是令人作呕,不如说是怪异,这让他散发出一种近乎神秘、野性却又温柔,甚至有些迷人的气质。一件宽松的长袍披散在他瘦削的肩膀上,最终堆到了脚踝处。粗糙的麻布袜包裹着他的双脚,袜底磨损严重,沾满了从隧道地面上踩下来的污垢,黑乎乎的。

伊万愣住了,眼睛瞪得老大。然后他猛地朝木板床走去,力道之大,吓得睡眼惺忪的男孩缩回墙边。“戴上!”僧侣厉声命令道,“立刻!”伊万咣当一声放下碗,在房间里四处张望。“在哪儿?小子,你必须一直戴着头巾!听见了吗?一直!”僧侣心不在焉的眼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痛苦的表情,拉扎勒斯觉得那一定是愤怒,但并非如此。

伊万严厉的责骂彻底把他吵醒了,男孩听话地伸手从床上摸出兜帽,一边抱怨着一边把兜帽套在头上:“修士,我睡不着。兜帽翻过来,遮住了我的呼吸。伊万在他旁边坐下,拉扎勒斯转过头,好让伊万系紧兜帽后面的系带。“没关系。你必须一直戴着它。如果需要,可以把布片翻起来遮住嘴,但面罩还是要戴上。”

“我可以戴上这顶新僧袍吗,修士?”

“还没好。我还在缝。”伊万一边用手指缝着皮绳,一边不时地收紧它们,而拉扎勒斯则用眼睛对准了绳孔。

“很快就好了,”伊万说,语气缓和了一些。“现在,把这些鞋带系紧,这样就不会转了。啊,我明白了。你的头发太多了。”

“等我把新兜帽做好,我们就把它弄薄一些。”僧侣系好绳子,从床上起身。“好了 再系紧点。你要是再解开,我一定会好好惩罚你的,拉撒路。好了,吃吧。”伊万拿起碗,放在拉撒路手里。

僧侣走到门口,倚靠着。他不时地向屋外张望,又回头看看拉撒路,仿佛在守护着这个男孩。他看着浸过羊奶的面包屑消失在兜帽下。不一会儿,伊万从墙上取下火把。“我去准备火把的裹布。你弄好了,到酒窖来找我。”伊万说着,走出了门口。

拉撒路叫住他,说:“修士,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伊万回答说:“什么事,儿子?”

“盖特斯通为何发出尖叫?”

“尖叫?你为什么会这样联想?”

“感觉声音更大了,就好像就在这个房间里一样。”

“我不希望你去想那件事,拉撒路。别再想了。你不可以……”

知道它的存在。想想别的 也许是鸟儿、树木,或者我们常说的奔腾大河。甚至可以想想天使 它们足够纯洁。你能替我们俩做到这一点吗?

“我会的,修士。”

伊万正要离开时,男孩又叫住了他。

“鸟儿能像天使一样飞得那么高吗?甚至能飞到天堂吗?”

“不,拉撒路。”这时,僧侣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天堂是为人准备的,不是为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准备的。”然后他又说:“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那块门石了。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它的消息。”

“修士 我是人吗?”

“你还是个孩子,总有一天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拉撒路,别问了,吃饭吧。”

你们务必牢记我所说的“门石”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愿意,修士。”伊万消失后,拉扎勒斯又埋头吃饭。

~\*~

在空荡荡的修道院大教堂浓重的阴影下,地面之上,一只黑色甲虫从一条狭窄的缝隙中钻了出来,迅速穿过石板地面,朝着圣坛的方向飞去。它穿过圣坛,沐浴在晨曦的最后一缕月光中,沿着祭坛所在的石板飞奔而去。石板与地面之间有一条细缝,甲虫在缝隙中寻找着足够宽敞的入口,以便它那长着翅膀、弓着背的身躯能够钻进去。突然,它停了下来。它僵住了,翻了个身,仰面朝天。这只昆虫并没有找到入口,而是……

一个出口 从那道裂缝中渗出的是翻腾的、活生生的黑暗。

那只奇特的甲虫坠落,被下方远处辐射出的漆黑阴影吞没;阴影像光一样向上、笔直地穿透石板 然而,这却是光明的反面。它坠落之处一片虚无,就连月影相比之下都显得明亮。

当这股邪恶的黑暗逼近圣所边缘时,一阵尘土飞扬,伴随着从祭坛石下方传来的持续嘶嘶声,整体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刺鼻的硫磺味弥漫在空气中。一股苍白的液体从缝隙中涌出,开始聚集,翻滚涌动,密度也随之增加。这团不断移动的气体猛然向上窜起,在飞扶壁柱间穿梭盘旋,如同困住的苍蝇般盘旋在天花板上。随后,它俯冲而下,用油腻污浊的烟雾扫射着圣所,最终消失在一条通往神职人员更衣室的走廊中。

在更衣室的一角,沉重的云雾笼罩着地板,随着薄雾的消散,云雾咕噜作响,露出了其中不断膨胀的黑暗团块。骨骼、韧带、组织和皮肤凝结在一起,最终发出一声鹰啸,撕裂了寂静的大教堂走廊。此后,这样的场景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又一个怪诞生物诞生了 又一个埃尔约的后代,这次是通过法国巨石的存在而诞生的。这个孩子属于一个古老而邪恶的种族,其古老程度甚至与地狱的黎明时期相当,只有人类与一位邪恶到足以孕育出如此造物异端的天使结合才能孕育出她。这个怪诞生物是个女性,外形接近人类,体型和身高与六七岁的女孩相仿。她长着一对由血肉和骨骼构成的翅膀,类似于大型蝙蝠的翅膀。她有着黑色的头发、靛蓝色的眼睛,以及……

一对精灵般的、像狗一样的耳朵;总而言之,她那奇异的外貌可能是侍从男孩拉撒路的镜像,是他年轻时的模样。

~\*~

从飞鸟的视角看,大教堂呈十字形。

教堂主体为垂直的主厅,两侧各有一座展开的翼楼。外部共有三组双扇门:主入口位于十字架底部,另外两扇分别位于两侧翼楼的最外侧。圣所位于十字架的中心,在十字架的顶部。

这座建筑如同一座巨石。忏悔室、赎罪室和鞭笞室排列在十字架的顶端。圣器室、更衣室和实用房间位于十字架的左臂,而阶梯式座位的祈祷室则构成了十字架的右臂。

黎明前的黑暗无情地流逝,远处单调的钟声开始在乡间回荡;修道院高耸的钟楼宣告着又一个祈祷与劳作日的开始。在昏暗的晨光中,僧侣们列队穿过薄雾,缓缓走向大教堂的祈祷室。教堂外门门的叮当声打破了教堂内如同地窖般的宁静。一位侍僧手持冒着烟的香炉,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穿孔的金属球,为这神圣的队伍开辟道路。宽阔的中央通道两侧,一排排阶梯式的木制长椅彼此相对。最前面的座位与地面齐平,后面的座位则紧贴着墙壁。除了靠近后墙的指定宾客座位外,每个座位都属于一位僧侣。僧侣们散开,各自找到自己的座位。

伊万修士和奥迪诺修士一起走上前,沿着同一条过道缓缓前行。没走几排座位,伊万修士停了下来,凑到克洛迪乌斯修士和格雷维尔修士耳边低语道:“克洛迪乌斯,还找到老鼠吗?”克洛迪乌斯回以挑衅的目光。伊万修士嘴角勾起一丝冷笑,继续向前走去。

奥迪诺停下脚步,拍了拍格雷维尔的头顶。“他居然把格雷维尔修士挖出来了!”这位脾气暴躁的修士一把拍开奥迪诺的手。奥迪诺轻笑一声,跟在伊万身后,格雷维尔在他身后低声咆哮道:“你的末日很快就到了,奥迪诺!”

“别理他们,”克洛狄乌斯高昂着下巴,紧抿着嘴唇安慰格雷维尔,“即使没有院长在场,我们也会看到他们两个都颜面扫地。”

他坐到几排座位之外。注意到下面座位有人,伊万咧嘴一笑。

“尼古拉斯!”一位身材健壮、皮肤黝黑的年轻修士抬起头,对他微笑。尼古拉斯修士离开修道院几个月了,一直担任附近穆拉特村的镇牧师。尼古拉斯说道:“浪子回头了!”

伊万轻笑一声,问道:“穆拉特的好人们过得怎么样?”

“他们急需指导。”伊万点头表示同意。奥迪诺走近,看到尼古拉斯后,突然停住脚步。“我没看错吧?”

奥迪诺冲了上前,尼古拉斯起身,两位僧侣拥抱在一起。“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尼古拉斯回答道。

奥迪诺在他耳边调皮地低语道:“鞋匠的遗孀过得怎么样?”

尼古拉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目光落在地板上。“她真是让我大跌眼镜,兄弟。”周围人纷纷转过头来,露出一副便秘般的表情,引得众人一阵窃笑。两位修士定了定神,坐了下来。修道院塔楼的钟声响起,众人顿时安静下来。

一位年轻的修士从前排座位起身,走向位于过道中央的讲台。讲台上放着一本展开的、尺寸很大的《圣经》。他绕过讲台,恭敬地鞠了一躬,亲吻了经书。他清了清嗓子,将一根手指放在书页上,大声朗读道:“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的人!”

邪恶的化身,以黑暗代替光明,以光明代替黑暗,他们”

“尖叫!”牧师一把抓住讲台,转身,拼命寻找这刺耳尖叫声的来源。一百多双睁大的眼睛望着他。

那声音从他身边掠过,朝着圣殿的方向飞去。众人目瞪口呆。几乎所有僧侣都曾听过这种声音,但他们脸上却都露出了同样的困惑表情。

沃尼格院长猛地站起身来,眉头紧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除了下级议会成员,我要求所有人立刻返回宿舍!”尼古拉斯和其他一百多名受挫且恼怒的修士放弃了晨祷,跳了起来,涌向门口。院长在他们身后喊道:“回到你们的房间里,跪下忏悔,直到我另行指示!”三十三位资深修士留了下来,其中包括伊万、奥迪诺、克洛迪乌斯和格雷维尔。

当最后一位神父离开并关上教堂大门后,沃尼格转身审视着其余信徒们惊愕的面孔;他自己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愤怒中夹杂着厌恶。更多的尖叫声回荡着。当沃尼格灼热的目光扫过一排排僧侣时,那些伸长的头垂了下来,好奇的目光也慌忙地垂向地面。

“你们当中谁该为此负责?坦白吧!”没有一位神父坦白。沃尼格转身怒气冲冲地走向讲台。“很好,那就各就各位!”

他们立刻遵命,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的流程:每当一个新的怪诞者诞生,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他们一直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下议院的修士们齐齐起身,从阶梯式的座位上走下来,聚集在中央的过道里。他们每个人都跪了下来,双手抱腰。

在圣所前,三位调查员屏住呼吸,猛地推开大门。里面空无一物。僧侣们小心翼翼地走进昏暗的圣所内部。除了几件僧袍

房间里空无一人,没有披着帷幔的雕像、基座和其他宗教文物。

“嘶!”众人猛然抬头,只见一个丑陋的怪物张开双翼,蓬乱的黑发披散,露出钝钝的犬齿,栖息在天花板附近的一块石台上。她咆哮着,吐出一连串愤怒的咒语,听起来既陌生又奇特 那是天使的语言。

方丈越过讲台,目光扫过那些谦卑低头、剃光头的信徒们,然后转过身来。他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的书。他快速翻阅着书页,脖子和耳朵因愤怒而涨得通红,耳边依然回荡着刺耳的尖叫声和陌生的语言。六名调查员中的一人回来了,捂着下巴上的伤口。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渗出,滴落在地板上。

“你们先离开吧,”方丈回答道,“包扎好你的伤口。”僧侣鞠了一躬,身后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迹,通往大教堂的大门。与此同时,圣所内传来阵阵喊叫声和尖叫声,表明战斗仍在继续。

不久,他的两个同伴走了过来,正与一个挣扎的、被包裹的怪诞人物搏斗。她身穿僧袍。方丈在讲台上拦住了他们,他们把她按倒在地。她声音低沉却依然坚持,继续滔滔不绝地谴责天使。

沃尼格用手指戳着经文,对着她和他的会众咆哮道:“主说,下去吧!因为你的子民败坏了自己!”他的怒吼声响彻穹顶的飞扶壁。院长瞥了一眼神父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种异样的平静笼罩着他,他的神情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轻轻合上书,拍了拍封面,凝视着它。

他猛地将书从讲台上拽下来,高高举起,然后掷了出去 书摔在僧侣们中间的地板上。他俯身趴在讲台上,咆哮着,怪诞的抗议声不时穿插在他的怒吼中:“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天上、地上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它们,也不可事奉它们,因为我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沃尼格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却又像父亲对待自己误入歧途的儿子那样,努力说服自己这些人并非恶人。作为他们的院长,他们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他们的罪过就是他的罪过。然而,院长告诉自己,人终究是人,无论圣洁与否。

亚当渴望女人的腰肢 欲望就是欲望,无论出于邪恶还是纯洁的心灵,正如一条扭动的蛇也渴望亚当的腰肢。从猴子到僧侣,肉体的欲望早已烙印在造物的蓝图之中。这幅新的怪诞画作印证了沃尼格的信念 人类会继续遵循造物主的法则,即便这意味着违背自身的信仰法则。

方丈绕过讲台,大步走到众人中间。“你,”他踢了一个僧人,“我该拿这东西怎么办?”

受惊的牧师回答说:“我不知道,院长。这不是我的。”

“这些都是你的,”沃尼格斥责道。“你可是议会修士!”他又转向另一只修士,“你!我难道不应该带着它去哪儿吗?”

第二个人回答说:“在大教堂顶上?”

“为什么不行呢?”方丈问道。

“它满了。”

“确实如此 没有空位了。”

“或许是巴黎圣母院?”

“哦,但他们不再呼吁了。”

第三位僧侣开口说道:“院长,我知道北方有一片圣地 一座新的大教堂。”

我们能否将礼物送给

沃尼格猛地转身打断他:“不!不许再让他们离开教廷修道院!我们已经让圣座所有修会都确信,加尔迪恩斯和坎切洛到处都是技艺精湛的石匠,他们正在雕刻这些 这些‘礼物’!但愿我们能克制自己。不,不是礼物。是罪孽!你们的罪孽 被封存在石头里!够了!”

僧侣将目光从沃尼格锐利的注视中移开。沃尼格转身在他们之间踱步,“收集这些东西。这些雕像不过是你们罪孽的永恒记录 刻在石头上的记录,将使你们罪有应得,下地狱。还有这守门石的女鬼”

瞬间,伊万脑海中闪过无数肉欲的画面 他梦中与路西法尔交合的扭曲景象。他这才发现,那场午夜幽会并非他最初以为的梦境。

“她很迷人,不是吗?既成熟又热情?而且,哦,她多么渴望取悦别人”

伊万瞪大了眼睛,看着被捆绑着挣扎的怪诞人物,这才完全意识到,自己之前在不知不觉中直接参与了怪诞人物的创造。

“当你堕入地狱之时,或许你情欲的这淫荡之灵会迎接你。”

地狱,然后像她曾经那样安慰你。然而,既然她不再需要用她那妖艳邪恶的魅力引诱你堕落,或许她会以她真正的面目 如同丑陋的蛇或龙 来安慰你。如果那女鬼其实就是魔鬼本人呢?哦,的确,或许他会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安慰你。或许他会在你尖叫时玷污你的身体 永远地为所欲为。哦,他会用多么丰富的想象力来折磨你 多少种折磨。你能数得清吗 多少种折磨会让最铁石心肠的人也流下柔弱少女的眼泪 同时,在烈火中燃烧 永远在烈焰中尖叫。

“地狱的?”沃尼格怒视着他们所有人。他从地上捡起经文,他亲吻了一下,然后大步走向讲台。他猛地把讲台摔在地上,怒吼声响彻整个教堂。

伊万确信,他的坦白可能会危及拉撒路的安危,于是,就像任何一位正直且尽职的父母一样,他听从了自己的本能,什么也没说。随着伊万与内心新出现的恶魔 他刚刚意识到自己有了第二个孩子 搏斗,方丈的喋喋不休渐渐变成了语无伦次的喃喃自语。

怪诞 第二个拉撒路 又多了一个十字架要背负。他紧咬牙关,目光死死地盯着脚下的石板路。

伊万猛地一惊,只见方丈拍了拍额头的汗水,大声吼道:“我们当中竟有闲人!我发誓,他们又要忙起来了 给修道院盖一座新的钟楼!”说完,他抬起头,环顾大教堂侧翼昏暗的上层区域。

他双手合十,语气平静地向他们讲述了他的设想:“它将更高更深。它的底部将比顶部更大,并且拥有足以容纳一千个怪诞雕像的平台。首先,阳光;这座塔将高耸入云,让太阳永不落山,照耀着这些石魔。如有必要,这座塔甚至可以刺破云层。其次,圣地;你们之中将有一人被囚禁在……之中。”

你当在塔楼上,时时祈祷,并终生敲响钟声以示忏悔。如此,这座塔楼将比我们的大教堂更加神圣。

最后,为了抵御邪恶,我们将把塔建成圆形,让你的可憎之物面向四面八方。魔鬼将从地球上的每一座山丘和山谷看到你的石雕怪兽,并畏惧这片土地。现在,你可能会对我说,建造

建造这样的塔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我的回答很简单:你只要把它建起来,就能证明它不可能。那么,你现在怎么说?

“嘶!”怪兽在两个修士的搏斗中挣扎着。伊万咬紧了牙关。

“起来!”沃尼格喊道。僧侣们齐齐站了起来。

“这尊怪诞雕像将在第一缕阳光下暴露出来,从而变成石头。”

然后我会把它运到意大利 翁布里亚的坎切洛 安放。同时,我会写信给多明戈斯修道院长,指示任何在他那里出生的怪诞人物都应被安放。

修道院将派人来到这里。从今以后,我们将承担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意大利兄弟们的罪孽。

“去澡堂,”沃尼格厉声说道,“把它绑在浴池的柱子上,严加看守到明天。”他冷冷地挥了挥手,打发走了两个僧侣,他们抬着挣扎的怪诞雕像离开了教堂。他转过头对僧侣们说:“你们很清楚,既然我们今天早上发现了这个怪诞雕像,那么这桩肉体结合肯定发生在昨晚。如果你们当中没有人是它的父亲,我……”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与你们手下的神父和侍从交谈。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发现了这恶魔的生父是谁,我希望你们立刻告诉我。还有,我无需提醒你们,这次会议仅限下级修士参加。谈论修会事务或提及门石都将处以死刑。”沃尼格猛击讲台,“我要夺回我的修道院!现在,都给我滚开!”修士们齐刷刷地转身,鱼贯走向门口。说完,院长低下头,揉了揉太阳穴。

伊万排在队伍的最后,当他走进门时,沃尼格在他身后喊道:“伊万修士!”

伊万身体僵硬,缓缓转过身,心跳都惊到了嗓子眼。

“是的,院长?”

“你想坦白什么吗?”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漫长得如同白昼。

“没有方丈。”

“真的吗?”又过了几天。

沃尼格再次问道:“你否认 你的地下墓穴里有一只老鼠吗?”

“一只老鼠?”

“不可杀人?”沃尼格第三次问道,脸上浮现出一丝疲惫的笑容。

“要是我的僧侣们也能像你那位受祝福的地下墓穴侍从一样,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就好了。”

“是的,院长。”伊万回答道。

“我必须尽快再去看看那个孩子 是拉撒路吗?”

“这就是他的名字。”

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祈祷和忏悔及时而慷慨;什么都不缺,”伊万耸了耸肩说道。

“拉撒路完成你指派的任务情况如何?他是否需要更多人手帮忙?比如再添一两个侍从 尤其是在比较忙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我

能够完成所需的轮班工作。

“要说谁最适合协助我处理地下墓穴的工作,非拉扎勒斯侍从和奥迪诺修士莫属。我们三人完全能够胜任所有分配的任务,院长。”

“真可惜 他的处境。可怜的孩子,”沃尼格摇着头补充道。他深吸一口气,临别时引用圣经中的一句箴言告别伊万: “你们既做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是的,院长。”

他们搜寻着彼此的眼睛。

沃尼格转身环顾大教堂内部 目光正好落在刚刚发现的活体怪诞雕像的方向。他眉头紧锁,下巴绷紧。“你可以走了。”

伊万鞠了一躬,匆匆走出大教堂,心中充满着新发现的罪孽的沉重感。

【第三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